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七

明　叙南張　岱著

王遴趙孔昭列傳

王遴直隸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爲兵部郎中與容城楊繼盛友善繼盛疏劾嚴嵩八部交牙阡辭條攵及下獄同官俱匿避遴獨肝膽相許不畏狽忝繼盛逮以子女兒託遴以幼女字其次子應箕又屬司業王材說嵩救繼盛不聽及死曲爲經紀其喪嵩知罷

其官隆慶改元起復原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尚忠
孔丞募兵守邊往主募者非人監史承皆冒補安家
賑入千旋逋貲不貲而籍無見兵遴嚴加簡閱得勝
兵萬餘延固屹為重鎮尋陞兵部右侍郎清偵帥之
獎推用材官如劉顯戚繼光等布列九邊號為得人
已江陵與新鄭搆隙遴回將事可知矣遂請告歸神
宗踐祚起兵部尚書遴慮江陵擅權掣肘堅卧不出
江陵移書勸駕卒不從江陵敗臺省交薦起戶部尚

蓄上會計錄云歲入銀三百六十七萬有奇歲出四
百二十二萬有奇萬曆十一年稅點逸供於太倉銀
抵補共少二百三十萬一千有奇皇上十年存積不
足補二年之資别金花額銀今又加進二十萬長此
安窮太倉之積非源衆也可保其常繼耶臣與國無
九年之蓄曰急與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太倉無
三年之蓄矣可乎疏上上嘉納之遂又疏取金器曰
頃者皇上大婚與潞王公主畢姻及九嬪冊封買金

三千八百餘兩是特順天宛大多方搜括延以數月近色金止得三百兩八成金四百兩今一日取四千兩共何能給臣恐雲南每年進金千兩皇上御極十有三年當得二萬兩有奇恐用未必俱盡又每年加買辦銀二十萬兩即金不足動此項錢糧用亦自饒疏上詔陸續買進遴為司農米清自持為國節用即上有非特需索亦必疏止九邊軍需曲為轉移不至匱乏尋轉兵部尚書謝絕請托如寧遠進餉遺不敢

及門會上有山陵之行小內監索馬遴執奏旨下切責言官傳光宅望風論劾遴遂去遴居家斬斬無太一入官府京師貴人移書問候亦不答天下想望其風節與海忠介江陵趙端肅稱為四柱云久之卒賜祭葬如例

趙孔昭直隸刑臺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河南鄢陵令以考最入為御史按遼左大帥李錫故與咸寧侯鸞比而貪暴甚孔昭按之疏其職再按福建三按浙江

時趙文華部入也貨郎恐詢侍相嵩巽蔑擯侍監軍來浙以應天撫臣曹邦輔有戰功不相推遜欲劾其調度失策孔昭爲收疏以示文華且語之曰比年大帥聞賊至惟縮不敢前有為歛亂耳惟一曹中丞差強人意公推折之何以勵天下文華語塞卒追寢其疏亡何校士棘闈文華予與試乃盛飾供具誇耀要之曰老將苦紙積柴何孔昭陽為不悟入棘宣言於衆曰司空謂我矣毋得與寒士爭進罷其卷弗錄

文華爲入朝同查龍諸大帥功歸之已孔昭當會章盡削其張大誣罔語文華恚甚竟不能奪文華敗孔昭以南大理寺丞進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江防服除撫宣府宣府故南衛頻年戕士殺掾且盡孔昭撫循其瘡痍士感奮倭入寇至紅山京師大震詔與總督江東犄而尼之倭遁論功賜金幣言者從論其縱寇罪功解任尋得白起巡撫浙江比至倭警屬緩則為汰冗兵節縮一切濫費疏省尚方織作又條奏地方

便宜十事皆著為令以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尋以粮運阻為人言所詆任擇宗即位薦起兵部右侍郎督山西雁門諸塞兵事時順義雖稱款塞事實叵測孔昭日修邊事增堡峻隘虜避不敢入報賜金帛召協理京營以病告歸家十年卒孔昭自釋褐即守劇邑三按巨省四控雄鎮而胸腹或坦不為崖岸光咸持重所至皆以功名稱

石匱書曰王尚書之力扶忠愍趙侍郎之逆折文華

亦可謂孤標勁節侃侃不撓者矣乃西人之官職皆得以功名令終然火之不能鑠純剛猛虎之不能食刺增其鋒固不可犯也是以知爾耶指佞皆自性生辛則為二君子不辛則為楊椒山天生姜桂豈能銷易其性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明 蜀南張 岱著

戚繼光列傳 附劉顯

戚繼光其先定遠人 高帝初百戶祥從西略地以戰死于拭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數傳而絕景通以弟子為從 武宗中部戍卒戕吏京師劉瑾有逆謀知景通豪傑遊之節帽約日舉日發難着此者為劉景通佯應之四日為黃冠遁去 武宗所居

見頸坐若百歲人也若景通校以六壬將御之術屢中殺山東賊陞大寧都司掌印入坐神機營歸養母人稱景通孝廉將軍始孝廉將軍卜于晉橋故有異人衣褐衣貌槁木自云八百歲笑前知事下惟通覆客不見則意其妖精也至孝廉將軍見客惟與人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問母病言無恙也問之幾何于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朔會茅山為公察發脫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十月朔

共特笑此為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為弟子名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子共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虎變羅綳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幼而好弄狎闔鄉權奇孝廉將軍從方士受大還銅為鼎汞偽退火出丹室命繼光主尚繼光進武火大鼎扃戶自若既排戶入大驚謂子罔不測而授九龍敗矣發鼎出汞皆成金發試之百端不死孝廉將軍

貯硝樓中戒毋上也繼光私舉火爲戲毀藁天孝廉
將軍厲詰之勿應跡之則既然且爐閣而潛入版着
三寸孝廉將軍濕然異之孺子將天份矣年十餘陰
半方顱英氣勃勃稍長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遊
繼光襲職京師孝廉將軍盡粟儲累數百牘遲乎疾
篤繼光歸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未耶
蚤絕令楮幣槖中瞪目曰我生平不索人錢異司必
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孝廉將軍死不能家嘉靖庚

戍待試武闈會寇犯京師繼光上便宜言事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兵合戍繼光任中軍有勞績陞浙江都司僉書浙江倭甚義烏人故勁慓繼光言於府請練為兵許之使募三千試之繼光以江南沮澤多走險不比江北北地爽可兼驅若乃為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弁次夾短兵推蘇右後其部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分地宜其器么相間試既習得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而僉事唐堯

臣部台州兵備與繼光雅相重嘉靖四十年倭大至
寧海告急繼光旦之寧海賊米大來登桃渚新河圻
頭諸處光臣間將留海門平趨新河破之溫嶺而寧
海賊闖繼光旦至悉遁去謂台州城中虛迺之繼光
聞警從還林旦引兵午至台兵行七十里未食守吏
謂賊近戒門嚴毋得入兵爭門而詈繼光後至呵怒
之曰此汝等爭門時耶賊薄城下滅之乃食鼓行而
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挾矛右挾刃壯士朱珏持短兵

擊折其矛再折其刀斬其首賊大潰張翼逐之殺數

百人乃食又逐之瓜陵江皆自沉死繼光復領舟師

邀擊倭賊亡脫而折頸賊復焚舟起趨台繼光簡精

銳千五百人從光臣曰千五百人寡矣將軍與約毋

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前驅者擊賊無留行

繼光曰諾五月庚申朔久大田賊退次大田求堅壁

不出會雨甚間道遁仙居繼光躡大道先之圖之數

重四面舉火賊爭投棄贖命我兵不首盡焚之益二

旬有九日九接戰斬首七百鹵獲器仗三千七百四十有奇賊中呼為戚家兵所至破竹共平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露布以聞軍聲益振明年春倭賊福建長樂連江福清南下聚黨焚劫新賊繼至福建都御史游震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毒閩且十歲劫掠聚徒且十萬財力竭矣閩中故屬胡宗憲督撫請發督府兵八千出浙節萬金予之使副使王春澤監其軍繼光引兵從間道入福建破橫嶼紀岱中再旬

入福清大破之中田賊殊死走興化衙枚趨之夜四鼓抵賊營連破其六十餘營斬倭千餘級餘多溺死若平明領兵還城而興化人始知其郡中士民具旗幟行酒郊勞振旅還浙中行亡何閩中新倭繼至圍興化興化衣冠巨族繁侈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錢寸帛皆在城中民無得衣食疾癘大行士民晝夜求郭望救兵〻備副使翁時器居城中巽懦寡謀震得遣總兵劉顯赴援顯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

百姓賊盡掠之居數日類又遣長下兵八人齎文於特客賊殺之不共不詐為與約書縋城而上曰今夕且恩鈴柝將有所誅或疑其詐請捌之特客怒不聽罷鈴柝如約夜未半八人首斬關延賊城中大亂賊殺人很藉士大夫立斃豨亦首數人攝守者通判奚世亮亦為亂兵所殺特客與秦將畢高遁去賊焚公署火民居子女玉帛搜掠一空視兵衛導與之流連歡飲駐城中者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縶人

索賄取船亡得脫者事聞　上震怒罷震得逮特擢嵩及邦光俱論戍乃用譚綸為巡撫繼光為總兵鎮守福建繼光擣萬兵兼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部勒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營圍之俗卒大亂斬真倭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狐豕雞洗無遺先是莆人參月墜地中一老人言曰戍足天兵放火殺人賊王綱破上成歷干木至雨申牛女界號令明更熙歲見太平至足人測之上成戚也更繼也熙光也歲師也繼光又

宇重熙自從用兵連破閩中賊閩廣無來無不屈膝又亦繼光與俞大猷同為名將學不如也而威力過之大猷或不能旦夕拯水火為持重而繼光如奔電迅雷立見掃除矣繼光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己者衣裝並如其自身出入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同官參令其卒亂入繼光軍中意欲盜取其首級而繼光故令士囊五色煙囊中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無有也遂不得首級繼光以總兵鎮閩但其來特方

為參將閱入見繼光驟立功歷但稱曰戚參將云

穆宗即位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議召譚綸繼光入備邊繼光入上書言西北兵十倍東南而邊人見虜望風靡者蓋不議戰練兵夫練兵之法臣常試之東南而驗請簡部將募士三輔州縣士三千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部立一裨將為之建衛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格虜逐北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綸出執督撫命繼光總督練

四主將兵節制督府獨有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節可易爲總理耳於情諸主將視總理猶爲公然論言其不便則又以繼光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乃請召向所練南兵修薊鎮邊墻樓櫓敵臺翼然壯麗皆縣官帑十萬緡而考工計久當百二十萬爲優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聯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邊聞來犯大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

拒虜馬排擊之虜挫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
不宿馳援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
兵策應主兵戍守殘更者任轉輸前分教次刑名次
技擊次步戈次負選次嚮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
次俘馘次首功罪狀畢張無不以律初塞下士遷將
求馭與律繼光所召南兵至陴而見軍門侍立於郊
適雨甚自朝至於日中總千山立不移愈肅遂入大
駭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而首得薊狀亟卜不祥遂謝

東人敗關入貢部言爾數若薊比修內備下戰而伐爾課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繼光故以祭將入關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都督同知充總兵鎮薊門如故及張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大閱薊鎮十六萬之師軍至營伍必整旗幟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關閘比還報悉以狀聞進左都督加秩少保繼光所得久鎮薊以江陵

善任之故江陵初人言波及繼光乃移鎮南粵閩入黑峪關薊人願亟留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建祠之繼光度嶺南任經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繼光歲散千金絢客急歸而橐折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臘日卒其所著有紀効新書及練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有弟繼美以都督僉事爲總兵鎮守貴州薊鎮遷臨之役繼美爲御先諸材官益督格異人所謂功名甚亞者繼光妻曰王夫人無子悍妬

繼光陰納諸姬得子秦之外舍不使見也御人露諸姬多于狀妻日操白刃以從繼光長甲入縱號咷愬祖禰大慟乃棄刃抱頭痛哭携他姬子子之而繼美之妻悍妒如其嫂夫人然繼光貧將妻市魚三斬之朝進首午進尾間有餘則曰亡繼光意腦在腹其陰自念心味之蓄乃以魚腹進曰妾伏君勞君良妾若禮也繼光迎且謝繼光嘗提兵出鎮殺賊賊輒至圍城繼光妻部勒登陴竟以完城

石匱書曰開明之大將吾必曰戚繼光其人已然不
知景通未始誅遠也諺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
行劫蓋言其子之所習必過於其父也景通位不稱
才齎志以歿繼光乃克承先志光大其業嘉靖間以
其身爲遊峯之安危者幾二十年今之至薊門者觀
其關隘壁壘亭障藩摠其功烱焉不可泯也使後之
人能讀其紀効新書練兵實紀遵其法而固守之胡
人猶能牧馬南下吾不之信矣

劉顯南昌人少甚貧困欲之叢祠自經神護之入蜀中為土人牧授小兒土人入山獵顯為之監時刻知其獵有無土人以此異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為將領顯為人踈濶無脂韋在蜀中平九流横江白草松鹽若佈等洞酋以三百騎破獠萬人孫自徹闘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未嘗一衄嘉靖之季顯已歷官為都督矣其時倭犯江南者七年不戰而潰顯方北下將抵從金山南兵部

尚書張時徹檄顯守浦口顯白時徹曰賊性貪婪輸掠既饜其欲已盈今去者已半其在泗州者需之亦去耳不如擊之顯留此不能自効也會巡按御史移書詆顯顯秉傳往見御史喜為顯具饗會顯曰賊在顯不能咽食請為公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驅至來安諜之賊遣顯投書顯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惰可襲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几大率八八倭顯伏甲岡下簡四人率之薄賊艘諭之賊出顯叱

三騎使前以身蔽且戰且却賊射中顗馬馬驚顗下馬扶蹤賊卒馳顗前顗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伏弩發多中弩然且扶傷鬬甲亦殊死戰賊引去甲欲逐之顗止勿逐曰日旰矣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賊以逸待我也乃圍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顗亦幟號於軍令能殺賊者立幟下得三百人令之曰我前拒汝為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衢每巷以五人守以

五人巡曰賊出汝踏命甲士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
曰賊潰汝擊命坐茬擲積草泊近沠同賊被汝熖塵
營右之疑兵左之復令數人升高而譟曰獲賊矣獲
賊矣既譬乃俾賊自巷出者連斬三五人賊遂不敢
從出逕謂其魁魁怒摘冠捽祗左持刀右扢劍登岸
而麾賊衆蟻赴矢集如雨獨單騎遇之格若卞擬若
半矢盡又張其銳圍頸數重弗克射之輒殪賊亂稍
奪頸謂甲曰彼衆我寡不先殲其魁衆不懾也一呼

突賊至斬前隊二人直搗鼓下所指麾者自頂至趾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夾擊之賊大潰遂斧卌卌焚頸追至盡斬之又擒一姓名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者亡算淮使恐平頸自不滿七尺不肖不介着一白布單衣中褲如之蔺易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刀騰躍起踊亦起見亦不見其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神人

石匱書曰劉南昌其宋之劉順昌也其用兵如弄丸

承蜩不費足力則其精神全在用虛用實用閒用幾批卻導窾素然奏績其中機彀豈淺人所識哉厥後其子鋌死而邊事終於不振則南昌將種關於我國家者亦綦大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九

明 劍南張 岱著

俞大猷萬表列傳 附周尚文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齓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横誦讀不輟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刺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同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第以千戶

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事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
獄笑曰此豈吾目見地耶遂盡衛其家遊京師以書
干毛尚書伯溫程侍郎鑾之得書驚歎禮之駭一軍
然終不盡用乃奏勑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
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緣海來當
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
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
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亟賊首以獻倭雖作大猷

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寇擾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賊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蝦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旅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汪

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逋
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禋責
督府胡宗憲令必得因劾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賄
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遁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
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
益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
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群
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

大猷遣節制不窮追以爲鮮而大猷遣詔獄論戍邊
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
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遣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江廣吳閩璉出行劫下檄言賊棄巢出此間
授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遣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
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
是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
我以大軍追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

擬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喇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葛嶺瞰𧮭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復潛使說𧮭黨執𧮭已為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患其不滅豈必在己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日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

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衆械責戰急而閩士大夫又洶洶急功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逼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將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迷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逆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困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

豎柵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大夫共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為流言間之朝笑倭三萬寇潮州與海盜吳平相依附以為廣患招撫潮廣群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從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縱賊以出遺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其鬪耳是死路也當大

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弱不勝
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還職曰父爲芳費無已急於是
將濬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
罪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裹千
里賊據洞如蜂房水寓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
劇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賊豁從克
稈將爲死間賊得鸞日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
之木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

誅他盜過雲溪巢賊出牛漯攜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鬬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勳猷無以過之蓋大猷為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為善後長久之策為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學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己恭將湯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為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效

苴同罪諸推較楊弘舉曾清之倫皆為名將平生涖
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於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氣祲
堪輿奇遁兵家以為務者未常一訊譚侍郎綸與書
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
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
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
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
衰不為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

最著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萬表浙之寧波人表生有異相上巳方頤顴有三文
亂神炯炯慷慨多大節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
衛指揮僉事董習騎射夜秉燭讀書庚辰武舉中式
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晋視浙江閫篆南都坐營
錦衣已為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
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為當軸所推轂
表歷漕既久國計詘羸河道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

當耆廉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
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
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
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
陽東至徐入漕以疏瀦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
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未衝時清河狹淺
水間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
堤宛然可見但何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

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寔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倚河衛入為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跳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又欲鑿而通之直至衛河則會通河可罷表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費不貲以

彼棄十七里之易而爭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
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
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
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粮令繇渦河達陽武
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
運道中梗又可為倫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
海船於遠衛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
淮安有海鵰船皆繇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雖天津

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粮舉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粮一石耗七升至概斛若輕齎之羨以遂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表憤因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浙藏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

散家財募死士詹欲往督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
道經姑蘇興候遇婁門楊渥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
躬冒矢石擊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
家世以戰功死五世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
今晚并身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閘八闉爲
巢我單數戰不利表請逃撫周琉曰賊據內地火近
賊處民不得力田通貿日多催科數迫相率去而爲
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

中作計以携其黨羽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發眾賊復衰乃進兵賊懼夜遁賊之海上因作海寇議所為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欲汪直者以驍勇雄其曹表策其跡兩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為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街遂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言之當路前未及行而表卒後總督胡宗憲卒遣洲誘降一時謂為奇

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面
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
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絶不相同
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
原殺掠慘毒上厪九重之憂中外諸臣類多擊截之
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
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
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每暫諸鎮

之兵日幸一擊僥以為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
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為
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
者深有為也且嚮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
田鹽法壞而邊儲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
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
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
息土俗漸宜心無變久而後用為嚮導故地里之迂

迨兵力之強弱貲財盈虛人心離閤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道飢餒劬瘁之卒間先致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結以亡而不亡者亦無閤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樂也無時諸道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表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表

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闡兩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侍怡絕學表與語大悅之句是恭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其悟語言精切不雖見解一日與羅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句聞教後冊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寶藏舉手動足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為文敏給踈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忘筌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十

餘種行於世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瓶鉢蕭疎與野衲僧游見者不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然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餘丈

石匱書曰大猷表文人也學道人也其視功名不幾與戰娃等哉故其籌倭籌土賊籌海寇籌漕運籌北虜籌峒蠻無不洞筋徹髓者要以試其胸中學問已耳何必其功自己出哉故殲倭閩中人知功繼光而

不知功大猷誘禽汪直人知功崇憲而不知功表則世之功狗而忘其發縱指示者亦已久矣

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弘治正統中數出塞逐虜有功歷陞涼州副總兵築塹墻百里距河套虜數游渡河尚文命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候其至鈎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延綏山西俱有功其在延綏與都御史賈啓不協方坐遣奪職會虜吉囊入寇鋒甚鋭總督劉天和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

司已至申凡三合軍亂乃振三鎮斬獲四百餘級陞
尚書都督同知嘉靖二十一年召入提督團營總兵
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鹵四十餘
事二十三年與鹵戰黒山追至凉城斬首五十餘級
二十七年鹵寇鎮邊堡尚文與戰解鹵圍轉戰逐北
賊伏盧草溝突出尚文殊死戰斬鹵一大酋鹵大挫
引去二十八年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指揮江瀚董
暘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歿鹵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

尚文精騎萬餘過虜曹家庄大敗之皆東走尚文追
及於永寧斬其後殿修補墻壁七百墾田五萬畝鋪
之事以身先士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進左都督
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俄病卒
年五十五禮科給事中沈束疏言尚文為將忠義自
許適有虜騎深入關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
時奇功也雖幸蒙 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
文有不貲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題先

後功代從公會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 上覽疏大
悅因周尚文連疏百戰功勞又肆言錄袁未得酬報
怨望多端寬而不治不知何故即死來言官也不行
重劾反肆欺詆毀激朝廷攬權市美錦衣衛其執來
付鎮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求奏事詐不以實律
杖徒納贖 上特詔廷杖之錮於鎮撫司獄尚文多
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能得士死力善用
間諜悉知虜要曲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寇大山西無

寧歲遣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陶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武襄賜祭葬如例而束錮鎮撫獄十九年乃得出

石潛書曰周武襄以暇整得功都不為幕府所喜而終於功多賞薄則知拜將封侯之不在疆場而在帷幄也亦明矣然具奇功偉伐一言之趙文肅再言之沈梅岡則是武襄之功績不載之種昂祈常而反載

之賢士大夫之口其所待為孰多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明　剡南張　岱著

梁震馬永沈希儀列傳　附何卿祝雄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指揮使能挽強弓發百矢以把總累遷游擊將軍震先登陷陣胡人畏之謂之梁王嘉靖初歷陞右都督以總兵鎮守延綏陝西大同初大同總兵李瑾驃勇敢戰然用法過峻士懷怨一日長哨軍醉怨聚百人攻瑾門瑾聞變踰牆走匿悔

之逐率家丁出禦瑾素立信砲官舍中急至舉爲號則城中諸帥率所部聽調發至是信砲舉諸帥率兵至衆素怨瑾反與叛者合攻比曉瑾兵盡衆擁入執瑾殺之都御史潘倣走免召總兵朱振與謀振者嘗有平亂功既調僉南京中府事罷歸因爲倣擒首惡七十餘人皆折其肱繫死獄中獨存王弓紀等數人解赴總制侍郎劉源清弓紀怨振擒己誣其主謀源清召振至使百人環守之振懼仰藥死其後總兵郤

永平衆赴南關居民見兵勢急閉關門永斬關入救
掠幾盡叛軍益熾戮城中兵民聞大同城閉罄之劫
去縶獄指揮馬昇楊林以為主帥廷議用兵攻之源
清永調集諸路圍城不克會兵部主事詹榮以事至
請入城撫諭書發而倡叛者畏為於是參與潘傚及
郎中詹榮謀使間其黨而出是為嘉靖十二年明年
春書與傚給叛首符約賞格其黨果縛首惡七人首
於城外時林希為應分捕黨與繼則禮部侍郎黃綰

以懲間代王勘核功罪至優補百餘人誅之而大同
始平源清永堂貪功妄殺逮赴京謫遣有差大同至
是再变矣鎮兵益驕不可馴継理者嘗綱棨士節賤
之如醜夷震至召諸鎮兵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
法軍令出無反汗震麾下有家丁千餘皆萬騎射向
鎮兵時時語曰爾敢淩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
一當百五步之内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
稍歛縮震在官慮甚又時激諸軍以義氣於是咸聽

指揮十六年春出兵王林川斬首百四十又出黑山
門裡兒莊各斬首八十級又嘗出塞擊鹵戰於紅崖
兒敗之陞左都督蔭一子百戶十八年鳩工繕堡垣
甚與同五堡竟後虜亦不敢近塞鹵近塞者家丁輒
出勦之勦得鹵馬輒與勦者武錫震開陳震田九開
畏者謂鹵不輒侵還我撲殺之令鹵深入不苦之彼
肯畏耶衆用兵先算後戰不專恃勇前後與虜百十
遇未嘗少挫無年卒贈太子太保卒後鹵益入　世

宗思震功再贈太保諡武壯後家丁無所歸守臣以
聞令入伍與衣粮邊將頗得其力
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
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
疾篤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南入塞再劃去充總兵
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
倍給諸健武若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
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

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酋把都孫結諸酋邀官賞不得趣入塞永迎擊再敗之封是故順堡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數永出居庸封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遣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七年鹵入塞率家丁邀賊斬四十

餘級遂定陞右都督十八年遼東達軍儀伏等四十人作亂永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者　上深嘉悅陞左都督先是遼東屢從　上卜將於李時時增永有家丁百餘咸驍銳善騎射至是竟得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一聞邊報即率領家丁當鋒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邊士尤厚卹夜不收是哨探遠烽火明但遇鹵人竊入先已預待擒獲小竊之賊不加撻戮遣之使去或求鹽米而來即親出

關外分給酋畏承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邊諸異聲則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紇羅拜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承任遼東總兵宜仍調薊鎮則都城北顧蕩蕩無虞而畿甸居民有環堵之安矣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於遼遼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罷市哭而鎮皆祠祀焉承為將善調匈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匈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其苦又善知人所獎拔蕭陞劉

淵祝雄等皆起列較爲方鎮

沈布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布儀挨頰以過鏢排右足讓力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掣刀斫酋於鐙閒斮其頰又射其弩酋竟却退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布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

灘關眾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關而致之抉伐岸竹
揭岸上綸筏以為絲傾刻成數百棋插之蛟龍灘令
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
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鏌督府鎮
癸行誅召興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柰何
希儀能索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
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
擁兵下如建瓴甓捂危矣柰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

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為狡者慣誘耳豈有遠志予皆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鬥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布儀將中哨當工尭工尭隘且粮盡乃潛渡江請左哨將乞粮請并兵攻工尭左哨以分地辭布儀笑曰兵粮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遶出工尭背而焚餘粮為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尭山頂矣賊大駭散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

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間猛則遣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文實為間官軍得工先猛出走乃擒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也因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果軍門矣督府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㥁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單民皆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

縱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而賊謂耆耳目徧官府即聞閭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頗令熟徭悠出入嬉游城中而求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諜於是賊動靜聲息頗往往為我所先得所鴟動風雨來去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總令曰出集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亦不知頃之劉營賊衆至賊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忿他所官軍

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官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目得之也所鵰勦必具劇巢縛管絕為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牛女萬眾隣巢者愁遷之惟陰助賊者遷隼立勦曰若棄何陰助賊戕我刀弩而門瞰者曰罰若牛五若棄何刀弩瞰我師於是賊讋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瞰者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門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者孰能從

我獵手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淒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賊巢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至矣挈妻子滿伏山頂兒啼女吡往往寒凍死或觸石厓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調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調之則老沈固在恭府不出也

自此賊騰落或旁而為熟猺而柳城傍邓一重子牢
千行採山無敢詗者矣後熟猺既伏儀威信調征他
巢雖懼讐不敢不往甚而大兩猺懼夫期泪溪水以
應或有溺死者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觀山雲之
倫能使猺不為賊北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前茲未
有也思恩岑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
日金在鎮安益洶洶前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日留
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

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
之咽喉立梗矣乃婉邑好語謂留曰是岑濬弟九子
耶我往征田特因間之因作旬語狀曰岑氏其復乎
已呼留入籓室語之曰要賂即得賂行為金復官留
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常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譽
金善防之於是金衆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
報請與納布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來何不納則
引入學結子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

金而思恩後爭當是時非深計蔚州幾失希儀在柳慶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薊大來幾肴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鹺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蝦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峒煽從逆者如虎投穽勢不可釋它諸黎疑而勒之則傷仁撫而勒之則墮信莫若獨摽

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歐陽必進聽之而蔡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洞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布儀勝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者賞不遲俄刻常染危疾所部卒至自誡於神前以禱甚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曰余宦遊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布儀震與卿予未之識而識布儀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順首下視寡言笑布儀

短不精悍目烱烱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歟撰次其事希儀猖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恚在葦掣鞿既不能展噫夫者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在我石盾書曰昔韓蘄王罷將以所積錢千萬貫米九萬石酒庫十五歸朝廷昔之將富也如此將富則能養家丁家丁一可御卒五卒制敵家丁制卒將制家丁鷙鳥起而風偏之不極其際不止也褰水皆以家丁取勝者也不有明効大驗哉若希儀則用奇用間出

鬼入神可與之語病痒其順而祺幟乎乃云世無名將豈真無名將也哉

何卿山西人正德中守備筠連後陞總兵征白水三江蠻平之嘉靖十八年以允堵諸番保障有功陞署都督同知分守如故二十二年倭寇江淮遂與沈希儀同總兵閩浙征剿倭賊無成功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總兵李爵舉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養浩二千金賄爵為己地　上怒革卿職巡按御

史冉崇禮言卿在松藩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三
軍豈令畏之官乂家故實安所得三千金行賄　上
乃俾王廷桐言往在蜀中見何卿戰無不勝進無不
克要以承平亂着非追脅之衆則烏合之衆苟勇往
直前則斧突竄伏之不暇矣卿蓋達此故能奏績
石匱書曰沈希儀何卿治采阻之變或則工御江南
平地之倭則拙豈才各有所宜耶抑所謂將不樂華
制也廉頗曰我思趙人信夫

祝雄遼東前屯衛人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守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薊雄善待士卒人樂為用虜入塞親率子男為士卒倡子少却立斬以徇虜每望雄旗幟即遁去在鎮三年虜馬不敢南牧　世宗常書其名於御屏雄性廉靜自奉泊如寒素亦無兼味每行邊則布袍韈帽不異行伍卒於官私囊僅足充殮薊人立祠祀之

石匱書曰嘗天下有事得一將畧不易得一將量尤

月得精兵萬餘無料倭適必奔海嶼先伏舟師外港倭出夾擊斬首三千餘級擢閩進右副都御史漳州積民素通倭者擁兵自衛燾榜諭解散倭亦遁去以人言左遷山東叅政癸亥虜犯大同起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出奇兵斬首九百餘捕回被擄男婦二千有奇未幾虜犯京師大將軍以下皆力戰死 世廟震怒督臣被逮陞副都御史代之燾歷巡古北口相地形疏運道免轉輸之艱逆酋黄勇勾虜入犯授秘計

于總兵王治道擒之無在薊邊五年虜不敢近塞陞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穆廟改元虜東西兩路
入犯無駐密雲防護京陵督諸將追至棒搥崖斬獲
虜九百餘級奪獲馬駄夷械稱是復以人言被勘事
白起兵部左侍郎巡視陝西三邊海寇曾一本倡亂
廣閩廷推總督軍務無調集三省將吏生擒曾酋致
之麾下并勦漢江林容等賊嶺南平陞左都御史兼
兵部左侍郎庚午協理戎政以人言回未幾北虜入

恣　上特召熹提督操兵捍衛京城事寧請告歸熹
居官屢請告不得多娶部中子女在邊更集娼妓達
旦燕飲欲以自汙　上知之亦不問居家聲色自娛
久之卒年八十七
石匱書曰古人行軍謂不妨使貪使詐者蓋以作間
作諜與作奸細者言也若夫大將則必以忠孝為主
其為奇謀秘計一本之經術故雖出鬼入神仍不失
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劉司馬跅弛不羈其淫縱

大類胡少保稍立軍功亦純以貪詐取勝聊用其一時幹辦之材已矣烏足以語大將哉

胡宗憲號梅林績谿縣人繇嘉靖戊戌進士宰益都餘姚擢監察御史行邊還警報即先衝往禦乙卯巡按浙江時海禁廢弛舶主土豪連結倭貫大肆異忌徽人汪直為舶主渠魁倭奴愛服之與其黨徐學毛勲徐海彭老數千人列兵近洋登岸犯台州破黃巖掠定海象山浙東騷動宗憲至即移檄日本王問以

島夷入寇之故時八月宗憲聞主鄉試辭不入竟往
撲賊大戰於平望王江涇等處屢獲奇捷　上嘉之
進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丙辰正月進兵部左侍郎總
督江南北閩廣七省兵馬夏四月宗憲奏遣寧波生
員蔣洲陳可願傳諭日本王為颶風飄至汪直島直
言日本國亂無主直等坐通番禁嚴以窮困絕誠令
貰其前罪得通貢市願殺賊自效遂留蔣洲傳諭疏
上下部議謂使者未及見王即為汪直等游說且直

等本我編氓既稱效順自當釋兵歸正第求開市隱若炅酋侯蔣洲回日保無他變然後議之五月宗憲招賊毛熱聽撫熱架倭於魚山擒斬百八十人又遣陳可願與正使說徐海陳東海聽命解圍歸我俘二百人衆不從遂與海貳海遂誘求執之并其黨葉麻等百人以獻師所部五百人別營梁莊官軍圍乍浦連戰斬首三百俘所擄男女七百人餘焚溺盡死官軍衆勝因薄梁庄海勢孤力盡因自沉死獲閒賞賚

有差丁巳正月宗憲進三白鹿雌者得之海中周山雄者得之齊雲巖下士徐渭作表有雌知守而雄獲來海既輸而山亦應等語　上丕賞之徐海既誅其黨汪直與宗憲同邑遣識者察迎其母子置軍中厚撫之而奏遣蔣洲持其母子書通意許以不死直大喜徧諭各島島主源義鎮亦大喜乃遣夷僧善妙等四十人隨直來貢直潛行詣督府與宗憲面定約宗憲厚遇之歸事聞直指王本固奏直等意不可測朝

議洶洶直又不得報復遣毛澂見宗憲且要中間一
官為質宗憲反覆諭以然也命指揮夏正同澂往召
直入見直遂與葉宗滿王清溪入宗憲令直自繫按
察司獄為之奏請曲貸其死以繫番夷心王本固以
為不可且言宗憲入直金錢數十萬為求免死宗憲
大懼追疏蓋易其辭言直自送死宜藉玄旅惟廟朝
處分之於是殺直宗滿清溪復下嚴旨責宗憲勒捕
餘孽毛澂謝和守在舟謂督府紿我出怨懟語將發

正寸斬撫之不復來矣散掠閩越淮揚閩勢復猖獗

直指王本固劾宗憲岑港養寇台溫失事之罪追論

宗憲私誘汪直啓釁　上曰逆直罪浮於賊宗憲用

計誘獲人皆知之小人嫉功不明功罪宗憲上疏自

理曰汪直為東南大患鄭經部題先有購求之文後

有許降之議臣不惜身家百計以用之無幸捕獲言

者誣臣為啓釁是嫁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耳昔

歲徐海陳東葉麻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是誰

啓釁耶況直火礁海上往年住海表俞大猷以福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逸去中外驚詫以爲猛虎出柙而獲之漫以爲么魔誠么魔也不爲功足矣何至爲罪　上報曰卿計擒妖賊人皆深曉且竭誠展布以平餘氣己未八月宗憲合海上諸師會勦倭於劉莊倭巢始破賊奔白駒場又追敗之賊衆盡殄捷聞進宗憲兵部尚書加少保仍督沿海辛酉五月淸查糧餉科道羅嘉賓龐尚鵬言浙直軍興以來督撫諸臣

侵盜錢粮無慮數千萬坐宗憲以三萬三千請旨追究宗憲上疏自訟曰臣為國除凶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為侵盜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于讒謗之口 上優詔慰留之壬戌冬十一月南給事中陸鳳儀劾宗憲十大罪大畧言宗憲與汪直同鄉所任蔣洲陳可願皆賊中奸細賊衆無幾而宗憲按兵養寇與為誓約幹府積銀如山聚奸如蝟茅坤田汝成輩皆游舌推轂又

且宣淫無度納部民之女干紀亂常已加顯斥疏奏上命逮宗憲罷浙直閩廣總督及宗憲逮至具獄上曰宗憲非嵩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陞用數載無言伊過且往直原議獲者五等封官今卻加罪後來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閒住一時咸頌上聖明宗憲得放歸半歲輔臣階必欲殺之唆科道官言宗憲法不赦奉復逮至京仰藥死宗憲倜儻闊達禽身先士卒臨事有成畫初議安徐海欵衆以為非計誇議蜂起

毅然行之叛海至中外戒嚴諸閩師失色宗憲以手摩海項顧諭之如撫羊豕人服其氣居平優任誕不羈按宣大時艦酒與宣府之總兵么者醉角力各持一角與杠為扞總兵避之宗憲乘勢椎其腦破悶死宗憲乃自縛詣衛具傷俘以百金良藥得不死其在湖廣援以燒酒強灌廣巡撫谷嗾口鼻流血援泣而手勞藥餅之每醉欹坐輿中衆而溺舁夫乃從官府咸倦目而咲其督浙師破徐海與視師趙文華等置

酒高會使所屬海寧伎十餘行酒至暢及值令遂恣
淫褻皆以笞夫灸而不時具以出斬之殘唐女伎又
可教百人宗憲開府日值歲令以下出迎春梁張宴
江館召織造太監採木郎中及李相公子為禮部主
事四人同飲召伎女逾進而觀之選二百人侍飲使
倅酒炙樂器之屬傍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浮白
歌呼讙聲至不可聞日暮張燈火數里鼓吹絲竹振
天女伎執燭夾道跪送傳呼不絕浙人思其功立祠

祀之隆慶元年從廷臣議復其官萬曆二十三年又
從廷臣議諡曰襄懋
石匱書曰胡宗憲才畧似王威寧而功過相半亦畧
相等然為人所疵者酒色及走權門已耳權臣在內
大將欲立功於外非借其力不可而禁其生平所為
誇負汪直負徐海未嘗負閩浙未嘗負朝廷則其過
當原而其功亦當錄也陸鳳儀孤宗憲十罪而　世
宗曰加罪宗憲後來誰與我任事只此一言而知臣

唯君崇憲其不朽矣